

战争小说三味

□西 元

近年来,我创作发表了七八个中篇体量的战争小说,不经意间,竟然成了我小说创作的一条重要脉络。如果再往前看,还出版过一部长篇战争小说《秦武卒》。自近现代以来,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至抗日战争、朝鲜战争,战争才最有力地改变了中国历史,战争也最深刻地触动了中国人的灵魂。因此,也通过战争小说我们才能够真切地理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没有战争小说,我们就不能完整地读懂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当然,作为一个小说创作者我不会过分关注理论问题,而更多地关心感性方面的东西,比如说语言、感觉、色彩、意象、细节等等。但关于战争小说的诸多困惑却需要我去直面,想逃也逃不掉。因为这些东西不解决,就没法创作出满意的战争小说。现在回过头来,把这些问题与解决的办法稍稍总结一下。我发现,它们作为一种纯粹的理论问题似乎并不新鲜,但作为与我创作相关的感悟便又染上了一些具有个人特色的滋味。它们说不清道不明,但对体味历史与当下却有着相当的启发意义。所以,我不避浅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首先,战争小说如何抵达历史的现场?这是对战争小说作家的最直接挑战。据我了解,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生的一代军旅作家很多有过战争经历,“50后”军旅作家个别有过参战经历,而“60后”、“70后”军旅作家则几乎没有,更遑论“80后”、“90后”。那么,没有战争经历的作家是不是就不能写战争小说了呢?如果战争不再爆发,那战争小说是不是就此终结了呢?答案显然不是。像《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他们都没有战争经验,但他们的作品却流芳百世。可见直接的战争经历仅仅是诞生一部好的战争小说的部分因素,而不是全部。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身处历史中的人未必就真正了解那段历史。由于各种各样的局限,他们可能只了解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而对其他的事情则根本不知情。因此,他与后来人对历史的看法可能截然不同。即便是身处同一代历史的不同人物也可能因为了解情况不同、感知能力不同、观念不同而产生各不相同的感受。因此,我们可

以说,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作家站在了战争历史的现场,并不能保证他的战争小说一定能够真切地、艺术地、高超地反映历史。显然,让战争小说真正抵达历史现场还需要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

作为一个“70后”作家,我没有遭遇过战争,也不知有生之年能不能经历战争。但我强烈地希望通过某种精神性创作抵达战争历史的现场。同为军人,也有过差不多的经历(我们今天的条件更优越一些),我特别想知道我的前辈们在战场上的所思所想,他们的感受如何。关于某一场战争的资料我会特别感兴趣,无论是文字的或音像的。我会不厌其烦地品味其中的细节,琢磨其中的意义,从众多看似平常的材料中发现与众不同的东西。我不放过任何和有别于战争经历的人谈战争,从他们的嘴里挖出新鲜的经验。过去的战争历史书写者会有意无意地回避一些十分残酷的东西,即便是交代出来,也仅仅是用一些数字或简单陈述来表达。不去用心品读,很难理解文字所指向的现场之惨烈。另外,战争现场的体验也非常重要。比如我写关于朝鲜战争的小说《死亡重奏》《无名连》,读者普遍反映很真实很震撼。我觉得这与我出生在东北,小时候在大兴安岭山区待过,对那一带山区的严寒和酷烈感同身受有关。接触这些材料越多,一个与过去想象或者说与历史教科书中构造出来的完全不同的战争便越醒目地呈现在眼前。我一再被触动,原来真正的战争竟然如此地超乎我的想象!

在接触到方方面面材料之后,我会产生非常复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情绪。各种各样的情绪混杂在一起,最终形成一种比较难以言传的感情。你很难用简单的词汇去表达它,只能用小说来表达,只能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当这种感情十分强烈必须宣泻的时候,一个好的战争小说差不多也该诞生了。所以我觉得,只有一个充满强烈感情的战争小说才称得起抵达了历史的现场。只有在这个时刻,人是活的,历史是活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人的历史。活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

二

其次,中国战争小说应该怎样

的精神意蕴?在写过一系列战争小说之后,我逐渐意识到,中国的战争小说可能终究也成不了西方那样的战争小说。在记忆里,近现代以来,美国有《第二十二条军规》,德国有《西线无战事》,俄国有《静静的顿河》等等。其实每个国家的战争小说首先都必须植根于其近现代历史之中。美国有美国的近现代史,德国有德国的近现代史,俄罗斯有俄罗斯的近现代史,虽然都是整个世界史的组成部分,但从每个国家的立场来看,又各有差别,各有各的脉络。在这些国家中,近现代以来的战争所处的位置都不太一样。对于美国、俄罗斯这样的战胜国来讲,他们看待战争的态度是一个样子,对于战败国德国来讲,是另一个样子。尽管战争小说会有共同追求的价值,但落实到各个国家具体国情,便会千差万别。每当我回想起近现代以来深刻改变中国命运的战争,我都觉得我不应该按照西方战争小说那样去写。强扭的瓜不甜,即便写出来,也一定会不伦不类。因为那样的果实只能长在西方,长在一些特定的土壤上,硬生生地种在中国恐怕很难开花结果。举个例子,有人说,战争是残忍的、血腥的,所以要反对战争。因此,西方战争小说大多是反战的,也就有着更高的文学价值。但让我们想一想,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反战有意义吗?对于一个弱者,他该怎样去乞求和平呢?和平能够靠乞求得来吗?所以,拿别人的理念来写自己的小说行不通,诞生的一定是古怪的畸形儿。

这并不是要拒绝战争小说所要追求的共同价值,而是说,中国的战争小说应该追求自己独特的精神意蕴。这些精神意蕴应该从哪里来呢?不应该是照搬过来,而应该是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来,从中国的传统精神中来,从民众的内心世界中来,这又有什么好怀疑和不自信的呢?据我自己的创作经验来看,回顾近现代以来的战争,就会发现,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在一步一步地发生变化。晚清以后,像康有为、章炳麟、谭嗣同、鲁迅、熊十力这些人,都在寻找一条精神上的出路。他们的背上有一个非常沉重的传统,但他们不知前方的路在哪儿,该怎么走。读他们的著作,我很感同身受。他们在被迫而且痛苦地解决一些精神性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人就可能没法面对一个新的世界。我的这一系列战争小说当然会有些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但其实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似乎读出了前辈先贤们的几分沉重,也意识到了那些精神性问题的重要。每写一个战争小说,我都会暗自设定一个精神性问题,在写作中去解决。一个小说一个小说去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考察,期待着最终能找到一个总括性的答案。当然,我不知道离目标还有多远,也

不知能不能幸运地找到一颗果实,但回头看一看,确是走过了一条孤独而又蜿蜒的路。而且,我相信这条路是正确的,值得继续走下去。

三

第三,战争小说就仅仅是在写历史吗?我觉得不是。在创作中我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对于那些一再震撼了我,并且真实发生过的战争故事,我却没有办法让读者去理解、去相信。也就是说,在今天这个历史境遇中的人们已经不能与当年战争环境下的人们感同身受了。比如,现在的人很难理解,或者根本不相信在朝鲜战争中,整整一个连队的军人能够在严寒中坚守阵地,直到全部壮烈牺牲。作为一个后辈,我多次在我方战史和美方战史中看见过这样的记载,而惭愧的是,我在很长的时间里竟然没办法把这样的事情写得让人相信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遭遇一九五零年的无名连》。那个时候,我还没法正面强攻一场战争,只好把1950年冬季的战争作为背景,写几个当代士兵,以此遥望那段壮烈的历史。直到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磨炼和积累,写出了《死亡重奏》和《无名连》这样的战争小说,我才稍稍安心。《无名连》这个小说其实就是要对《遭遇一九五零年的无名连》的回应,了却了一桩心事。

那么,为什么把一个真实的事情写得真实倒成了一桩难事呢?细细琢磨,是因为写一个战争小说不仅仅是在呈现一个历史往事,更是一次与当代人的精神对话。你必须运用一切文学手段去说服你的读者,用读者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打动他们,把自己的感情传达给他们。有时,我会问自己,难道写这些战争小说就仅仅是为了写一些过去的故事吗?如果是在过去,我能把这些故事写成这个样子吗?归根结底,我觉得我是站在了一个充满更大变局的时代,这个有着更多可能性的时代让我有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眼光来回望过去。同时,这些战争小说中包含的潜在精神性问题形成了与当下精神生活的对话关系。不是平平淡淡、不痛不痒的对话,而是生死攸关,甚至是带着几分残忍的对话。战争小说探索的远远不是地缘政治、战略战术,也远远不是如何血性英勇、如何深谋远虑。他们所要追问的要比这些深得多。反思当下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已经到来的科学技术革命,中国人需要回答的精神性问题实在太多了。战争小说从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接受最严峻拷问的场所,当下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战争小说所要追问的。假如未来有一天战争真的爆发了,我们在精神上是否已经足以直面了呢?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将要往哪里去了吗?对于那些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有了足以说服自己的答案了吗?说到底,战争小说要回答,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值得牺牲生命去争取?人将怎样勇敢地面对那个充满未知的新世界?面对大国博弈,面对社会不公,面对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恐惧不安,我预感到,战争小说可能会给出所有答案之中那个最有力量的答案。

从现代文学再到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文学的发展可以说从未止歇,曾经一度乐此不疲的各种文学实验如今都已落下帷幕,当我们回过头审视来时路时,不难发现,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文学也需要一些必要的拨乱反正,某些观念似乎偏离了我们的文学传统,某些技术过于让人眼花缭乱,甚而至于某些作品像是专门用翻译腔复制出的西方文本。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大批译介过来的外国作品的确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为写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养分。但我个人始终觉得,写作者应该对此保持警惕,一种基于文化传统的自觉与自信,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吸收那些舶来的优秀文学元素,但更要善于从本民族的经典作品中寻求创新与融合的可能性,这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我个人早先的文学给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传统评书和古典小说,比如《红楼梦》,而我多年来的枕边书依旧是这部古典著作。我听说当代有很多作家是不读《红楼梦》的,或者读了也不觉其味,这里面既有无知的不屑者,也有尴尬的难懂者。

但凡记性好的读者,一定不会忽略小说中的两个极渺小的人物,即小红和兴儿。小红是贾府世仆林之孝之女,因其“玉”字重了宝玉和黛玉的名,她本人就得做出牺牲更名小红。正是这样连原名都不保的小红,在小说中却跟凤姐却有一段经典对白,她说“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只管请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五奶奶来瞧奶奶呢……”话语不多却像极了绕口令,里面竟有五个不同的“奶奶”,而小红却轻易地区分来,并流利地表达出这种复杂的人物关系。小红的聪明与伶俐也呼之欲出,作为一个三等女婢,小红当然是想往上爬的,人往高处走,这是人生价值的体现,无可厚非。至于贾琏身边的小厮兴儿,其言谈最具幽默感,并能一针见血地揭示人物的性格本质。在跟尤二姐闲谈钗黛二人时,他说:“我们几个是大也不敢出一下的,怕气出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怕气吹暖了,吹化了姓薛的。”兴儿还善意地提醒尤二姐要提防凤姐:“我告诉奶奶,一辈子见她才好。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待小说就写到了“苦尤娘赚入大观园”及“弄小巧用借剑杀人”,兴儿所说的那些话全部应验了,凤姐心计之恶毒和手腕之残忍令人发指。

我想说的是,这两个奴才一样的小人物,为什么会叫人过目不忘?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曹雪芹在创作时,从来没有忽略他们的存在,并且在叙述过程中充分表达了作者对这样小人物的器重,对底层和下人的高度体恤与同情,让他们在必要的时候自由地开口说话,即便小红和兴儿是那么卑微渺小,也同样让他们闪耀出独特的光彩,这就是曹雪芹在他那个时代开辟的一条路子,即用心写好小人物,也就写好了小人物所处的那个时代。或者完全可以说,曹雪芹所秉持的正是一个现代写作者的视角,毫无偏见地充分展示小人物的谈吐举止和喜怒哀乐,这大概也是我从事创作以来,一直持续不断去阅读《红楼梦》的原因之一吧。在我看来,最古典的东西里面往往具有最可贵的现代性,《红楼梦》是最好的例证。

2017年《人民文学》第5期发表了我的一部中篇小说《父亲的婚事》。小说讲述丧妻多年的老父亲,在年关将近时准备再次谈婚,此事立刻在子女们中间掀起不小的波澜,最终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给这桩不可能的晚年婚事,涂抹上了尴尬而又无奈的色彩。作品问世后,获得了广大读者和专家的关注和赞许,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有的认为故事的结局不尽如人意,有的觉得过于世俗性的表达似乎削弱了人物的魅力。他们殊不知,小说里的人物不可能完全天马行空,这正如汉娜·阿伦特最著名的论断“人是条件性或局限性的存在”,我们谁也无法逃避现实。

而我最想说的是,中国当前的老龄化问题十分严峻,年迈父母的赡养问题愈发凸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终有老去的一天,眼下的中国每天都在上演我小说里的故事,情节之荒诞,人性之幽暗,物事之鲜活,似乎远远比小说家来得更生猛活色。有时候,我觉得某些文学评论远比小说滞后,还优哉游哉地停留在对作品的大加八块,还闭门造车想着某个人物不能按他们的逻辑煊赫一番,唯独不去考量我们的社会和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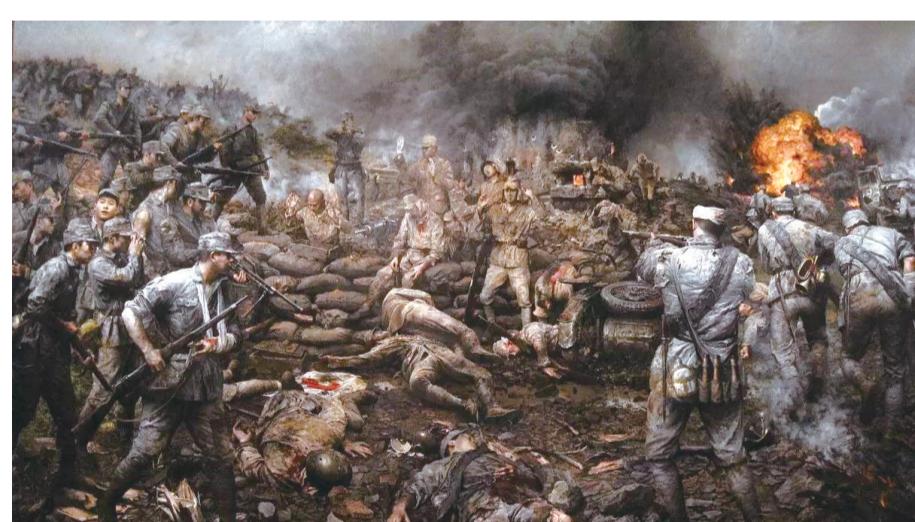
还是回到这部小说中,最让我欣慰的地方并没有被太多人注意到,比如对于《红楼梦》经典叙述和传统元素的借鉴。故事里父亲对于子女们的反对态度心知肚明,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搬出了救兵——他的老妹子,即儿女们的姑母,前来家中斡旋和调停。在写作这一章节里,我的脑海里自然而然就浮现出了《红楼梦》的经典影子或桥段。我们大家都知道,大观园里每逢年节时的家宴,以及他们猜拳行令的场面,《红楼梦》的许多重要故事和章节,几乎都是在这样的生活场景中不露声色地展开的。于是,我便精心设计了那个颇具民间智慧的老姑母,让她在春节的家庭聚会上活生生扮演了一回贾府中的“老太太”的形象,老姑母权衡利弊后在酒桌上提出新的酒令:她要求在座的子女讲述各自小时候跟父母相关的故事,老人家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是想借此唤醒儿女们对于父母养育之恩的深情记忆,并最终达到劝说他们接受父亲再婚这一事实的目的。

表面上看,这部小说在叙述当代老龄化社会以及养老等众多现实问题,但是,正因为采取了嵌套式的类似于互文性表述,特别是巧妙地融合了《红楼梦》那种传统的叙事手法,使得整部小说在形式上具有了现代与古典、现实与过去的比照意义,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次尝试也让传统叙事经验与当下的现实矛盾形成了积极有效的关联。由此,作为作者我也达到了在透视当代老龄人群精神空虚和婚姻不幸的同时,也将反思的深度或触角更多地延伸至过去,也就是中国传统儒家的家庭伦理之上。小说中的四位子女均以“仁、理、智、信”命名,其实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寄托着父辈们乃至古老中国对于子女遥远的祝福和希望,然而世事变迁之快,经济社会发展之迅猛,家庭伦理瓦解之可怕,早已将我们的传统文化弃之如敝屣,留给我们的正如《红楼梦》所言的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曾坦言:“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现它。”小说家亦如此,很多时候,促使我们完成一部作品的原动力往往就是这样一种强烈的冲动,我相信曹雪芹写了那么多不可复制的小人物,其中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些人物和故事总是逼着他来展现的。作家但凡想要创作一部付诸心灵的作品,除了默默地观察和记录,更大程度上需要拿出真诚和体温,将心比心,哪怕是那些人物微如草芥,一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待小红和兴儿的那种悲悯的情怀,只要牵涉到他们无助的遭遇和不幸的命运,你就得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不是同情,而是感同身受,并时时为之歌哭。《红楼梦》堪称小人物树碑立传的典范之作,如何将当下的经验与我们的文学传统更好地融合,或许可以从中找到最大的公约数。

□张学东

红楼梦叙事传统与当下文学经验



车桥战役 徐芒耀作

2018年度“青年艺术100”北京启动展举行

本报讯 7月29日至8月1日,2018年度“青年艺术100”北京启动展在嘉德艺术中心与观众见面。这标志着一年一度的“青年艺术100”项目步入了第8个年头。

此次启动展以“Yes or No”为主题,希望通过展览对当下艺术现象进行发问与思考,呈现今天青年人最真实的声音。展览共展出本年度“青年艺术100”项目104位参展青年艺术家创作的400余件艺术品,以及“名泰文化”项目深度合作的近30位艺术家的200余件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装置、影像、行为等多种艺术门类,全方位展现了国内外当代青年艺术的

多重生态。艺术家们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传统当代化、叩问内心、未来科技化这三个方向,新观念、新媒体、新技术成为不少艺术家创作的主线。这不仅是当代艺术发展的新趋势,也与当下由科技引领的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相适应。

同时,展览采用“迷宫”形式呼应主题,力求将观众观看艺术作品的过程转变为对艺术家和自我双重了解、双重认知的过程。

据悉,此次展览期间还推出了“青年艺术狂欢节”和“漂流记”两个卫星项目,艺术论坛、讲座和手工坊等系列活动也同期举办。

(王 纨)

高进军东京书法展将举行

本报讯 7月28日,由日本国际艺术家协会、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主办的“文道当行——高进军东京书法展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在新闻发布会上,主办方介绍,“文道当行——高进军东京书法展”将于8月6日至10日在日本东京展出。

据介绍,高进军出身于军人世家,少年入伍,多年的军旅生涯对其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小 珊)

《中国女诗人诗选·2017年卷》出版

本报讯 近日,《中国女诗人诗选·2017年卷》出版。这是一部由女诗人编选女诗人作品的年度选本,由海男、施施然主编,潇潇、安琪、金铃子、横行胭脂、谭畅、冯娜、戴潍娜担任编委。她们以专业而包容的眼光,策划出版了这部年龄跨度从“50后”到“90后”的

女诗人年度诗选。诗选共收录92位当代中国极具实力与创造力的女诗人的作品,从女性视角出发呈现出时下女诗人写诗的真实面貌,展现了新时代女性诗人的独特魅力。这对于促进人们了解当下女性诗人群体的写作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欣 闻)

白岩松推出全媒体品牌图书

本报讯 多年来,央视新闻人、主持人白岩松在跟随时代长跑的同时,也不忘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感悟。北京长江新世纪出版的白岩松系列作品《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白说》陆续问世以来,已累积销售逾500万册。7月24日,白岩松个人自创图书系列品牌“From Bai”新书首发式在京举行。作者以“光阴的故事”为主题为现场读者作了演讲,以图书为轴、以年龄为标,回顾了自己一路走来的成敗得失和不断收获的心灵成长。

在此次推出的全新品牌中,白岩松特别录制了长达270分钟的心灵独白音视频,跨越时空与自己对话,将之前的三部作品借助互联网技术“立体扩容”为影音增值版。读者

通过扫描附加于每一章节的独立二维码,即可收听收看到今天的作者对其当年所写内容的所思所想,从而使过去的重大话题在回望历史中得以延伸,让图书成为具有时代纵深的媒介载体。

谈及此次跨界新媒体,白岩松表示,自己在媒体工作,因此也必须不断审视媒体自身发生的变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结合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将最大限度地拓展纸媒内容维度,使图书出版走向“文字+图片+音视频”的“立体出版3.0”时代。据悉,“From Bai”品牌今后还将推出更多具有丰富内涵的精品好书。

(王 纨)

南昌市网络作家协会成立

本报讯 7月27日,南昌市网络作家协会成立大会在江西南昌召开。大会审议通过了《南昌市网络作家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徐彩霞(阿彩)当选为南昌市网络作家协会主席,任振华(夏言冰)、李涛(梨天)、吴书剑(浪漫烟灰)、黄芳(安以陌)、淦清(圣者晨雷)当选为副主席。

大家在会上表示,网络作家要努力修德修艺,跟上时代步伐,多深入生活,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网络作协组织要不断扩大作家队伍,营造良好氛围,努力开拓网络文学创作的新天地。

(赣 文)

剧作家沙叶新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原院长沙叶新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7月26日在上海逝世,享年79岁。

沙叶新,回族。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沙叶新剧作选》《陈毅市长》《宋庆龄》《寻找男子汉》《尊严》等。作品曾获文化部优秀剧目奖等。